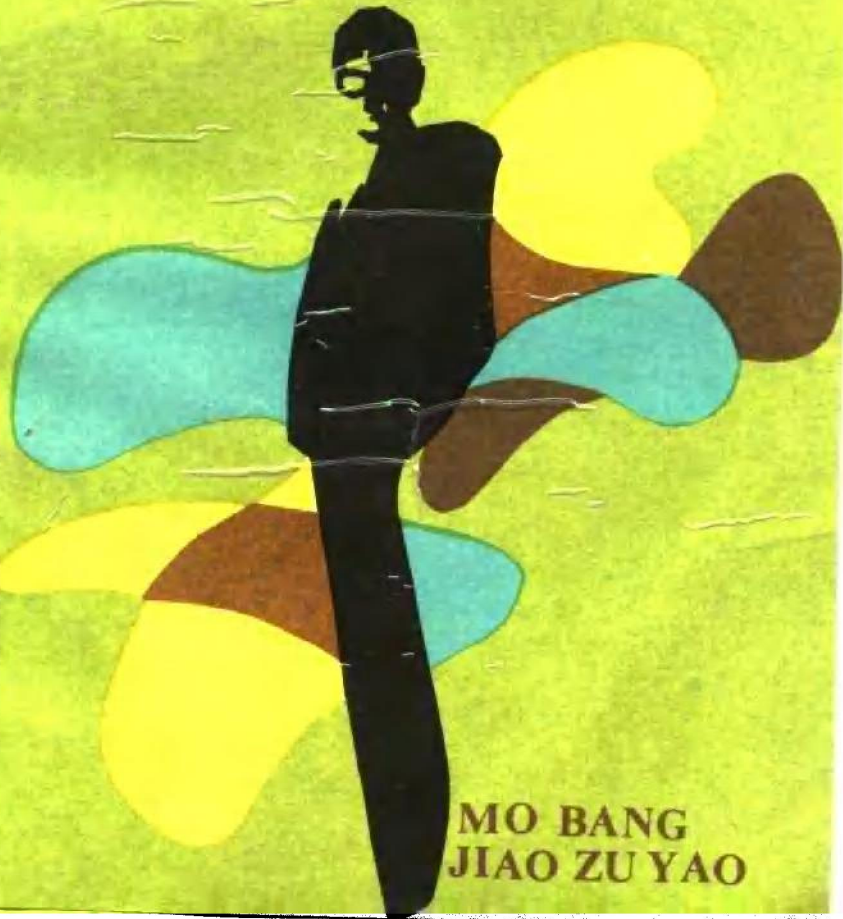


魔棒

焦祖尧 著
MO BANG · JIAO ZU YAO



MO BANG
JIAO ZU YAO

5

1247.5
3115
3

BK85 102

MO BANG · JIAO ZU YAO
MO BANG · JIAO ZU YA

魔棒

焦祖尧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赠书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B

488846

魔 棒

焦祖尧 著

作协山西分会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2插页 175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500册

*

ISBN 7-5059-0282-2

I·163 定价: 1.7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家三个中篇的结集。其中，《魔棒》深刻细腻地描绘了“权欲”如何异化着一个正常人的灵魂；《这里是湛蓝的天》围绕一个矿工的儿子打了一位局长儿子这件事，活生生地展示了各种与此有关人的心态；《哦，你小小的槐树院》通过一对儿女的爱情波折，折射出三代矿工的命运。

全书紧贴现时生活，题目开掘深刻，结构严谨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

目 录

魔棒.....	1
哦，你小小的槐树院.....	107
这里是湛蓝的天.....	179

魔 棒

第 一 章

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地方是可以常来的吗？真是活见鬼了！

他在屋子里踱着。

这套房子，三室一厅。向阳的两间，都有十七八平方米，一间做了会客室，另一间是主人的卧室；阴面还有一小间卧室，外带厨房，卫生间和储藏室。门厅很宽爽，作饭厅正好。前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仅丢下了老婆，连这个家也不要了。挺能干的一个人，到偏僻山区一个县里去当县委书记，无异于豪门子弟遁入空门。

作为一个家庭的会客室，这房间里的陈设不能说是寒伧的。沙发是全包的，一大二小，一字儿排着，式样虽然不很时新，但质量极好，厚厚的海绵坐垫和软软的靠背，夹角之间，懒洋洋地躺着几个缎绣带花边的软垫。茶几上是一套考究的细瓷描金茶具，透明中隐着蓝色条纹的玻璃烟灰缸里，只有两个过滤嘴烟蒂。紫红的大绒窗帘显得十分厚重。窗帘已经拉上。落地灯的灯泡度数不大，那光线透过鹅黄色的湖绸灯罩，射到刷成豆青色的墙上，折射回来显得越发柔和。

靠墙是一排书柜，透过磨砂玻璃的柜门，能隐隐看见整齐排列着的厚厚书脊，大概是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之类。书柜旁边是一个花盆架，文竹、紫罗兰、吊兰错落有致地摆着；吊兰款款下垂，象绿色的缨络。

宽大的写字台上是一架十八时的日立牌彩电，图像清晰，音响悦耳，歌坛新星穿着蝉翼般轻纱制成的曳地长裙，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激光织成的背景前轮番出现，歌声象甜腻腻的奶油蛋糕，上岁数的人很难消受。蓝一丁从来没有被这类歌星的歌喉打动过。他在那张长沙发上躺下，掏出烟来抽。

青春一去不回头，
不回头，
不回头，
……

他倏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过去关了电视。

“喂，你干吗把它关了？”对面卫生间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洗澡还听唱歌？”蓝一丁压低声音喊道，“快洗你的吧。”

整套房子里寂静下来，听到的只有卫生间里那哗啦哗啦的水声。

蓝一丁又在长沙发上假寐了。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因为她一个电话吗？那么引人注目，特别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，堂堂的一个市委副书记，令近百万人产生敬畏之感的蓝书记，竟偷鸡摸狗似的溜进这幢楼来，靠了夜色的掩护，总算没有被人发现。司机在二百米外的胡同口就被打发回去了，

说是要来看几个老同志，可能谈得较晚；让两个小时以后来接他，还在老地方。司机是老实不过的，又寡言少语，只知道伺候好首长，缺乏起码的好奇心。他对司机也实在不错，司机的困难都给解决；老婆要他办事未必那么容易，但司机是有求必应的。司机班里的人都愿意为他服务，他却只用这个司机；如果下辈子还需有人为他开车，他还要这个司机。

他曾经暗暗下了决心，在市党代会召开之前，决不再上这座楼来。他的决心竟敌不过她一个电话，他恼恨自己的意志薄弱，觉得自己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。他不乏自知之明。吃了那么多年政治饭，在政治浪潮中沉浮搏击，到头来意志竟还如此薄弱，他觉得自己真有点不可救药了。

他轻轻地然而却是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便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，在屋子里缓缓踱着。没有象往常在会议室里那样倒背着手，而是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一只手轻轻拍打着自己的额角。

他忽然面壁站住了。墙上有一个在美术展览厅经常见到的宽边木制镜框，里边是一幅油画复制品：列宾的《伏尔加纤夫》。

也许，前任宣传部副部长随身只带了换洗衣服就离开这个家庭。于是这幅画就保留在客厅里了。蓝一丁知道俄国有个大画家列宾，也知道列宾画了伏尔加的纤夫，但从没有仔细看过这幅画。上次，省里那位老领导的一位老朋友，中央美院的油画老教授来作客，给美术界作学术报告。蓝一丁主持了报告会，于是他知道了这位列宾。

一群衣衫褴褛的纤夫，拉着沉重的纤绳，赤脚在河滩上

艰难行进。那老者低垂着脑袋，低垂着双手，脸上的表情是麻木的；那中年汉子眼光里有愤怒也有哀怨；那个十分瘦弱的少年似乎要挣脱肩上的纤绳……

“画得真象！”蓝一丁在心里喊道。

类似这样的场景他见过，或者说亲自经历过。那是在中国的运河边上。他在县城上中学，带着粮食到学校起伙。搭船比徒步挑担省劲，他付不出船费，就帮着拉纤。毒日头下，三十里水路，河滩上留下他沉重的脚印。拉纤时，他把家做的布鞋脱下来换上草鞋，上岸再换上布鞋。那草鞋的襻带上母亲虽然缠了布条，但仍把脚后脖和脚趾磨出血来。汗滴落在河滩上。肩上的沉重使他怀疑整条船都是他拉着往前走的。他一步一步计算里程，目的地毕竟就在前方。他要咬着牙坚持到底。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”，他觉得这是在磨炼自己的意志。

后来他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咬着牙坚持过来的。县委干事，水库工程一个大队的政工员，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干部交流时到了黄河以北的一个县里当县委书记，不久被打倒，很快又东山再起，一位老领导把他调到一个市属县里继续担任书记，之后便是市委副秘书长，进而成了市委副书记，而且主管政工，实际上的第三把手。

“列宾一定也拉过纤，”他想，“要不他不可能画得这么象。”

他仿佛听见运河边上纤夫的号子。那是凄楚、沉重而又愤懑的。

绕着茂密的白桦树

踏着世上的不平路

.....

于健喜欢唱《伏尔加船夫曲》。刚结婚时还常常唱，后来慢慢就不唱了。他当时很喜欢听于健唱歌。这曲歌隐约还记得几句。

于健的声音如今已象破锣，远不及叶冠芳的声音来得好听。眼下他并没有兴致去比较两个女人的声音，只觉得墙上镜框里的外国纤夫正向他走来，并且唱着“船夫曲”。

陡地，他的肩膀抖动了一下，仿佛被搭上了一条纤绳。不错，他至今还在拉着一条船，这条船上有于健和他的女儿映映，还有叶冠芳和许多至爱亲朋，中舱里坐的当然是他自己。自己在船上，自己又在岸上拉纤，这荒唐而又真实。这条船完全靠他的力量才得以前进。在离开政界以前，一定要把船拉到停泊的地方，虽然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这理想的港湾在哪儿。

“傻里巴几的发什么呆？”叶冠芳从卫生间里出来，猩红色的浴衣被一根宽带子紧紧束在腰里，这半老的徐娘顿时变得十分窈窕，柔和的灯光下，红扑扑的脸白里透红，头发湿淋淋地披在肩上，倦慵中显出一副媚态。

蓝一丁瞥了她一眼，便又去看墙上的画。也许他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意志。

“给我梳梳头！”叶冠芳递给他一把骨质梳子，见他不转过身来，又用梳子轻轻地刮了刮他的耳朵：“嗯？”

“把衣服换上吧，当心有人来。”蓝一丁转身坐在沙发上。

“你今天是怎么啦？”叶冠芳瞪大两眼，“没见门厅的灯已经关了，门上有两把弹子锁。现在是我和你的世界！”

“你打电话叫我来——”

“还要我回答原因吗？”叶冠芳一屁股坐在他身边，“已经几个星期不登我的门了？你说！”

“如今是什么时候？”他觉得应该给她一点温存，便伸手搂住她圆滚滚的肩膀。“我只能如履薄冰，翼翼小心。”

“齐老头下野已确定无疑，省人大副主任的第八把交椅已经摆好，等他去坐。”叶冠芳说，她刚从省城出差回来。

“此话当真？”他突然被沙发靠背上的弹簧弹起来，端坐着问，“不是马路消息吗？”

“冠芳通讯社从不发表马路消息！”叶冠芳也坐起来，一本正经地，“信不信由你吧！”

“派不派人来？”他急不可待。

“可能派，也可能不派。上面据说也是两种意见。”

“那么，仍然是前途未卜。”他自言自语，无力地往靠背上躺去。

“还是有人为你说话的。说你工作稳健，实际经验丰富，年龄不过线，又有大专同等学历，所以不主张派人来。”

“主张派人来的人怎么说？”

“那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别给我卖关子了，”蓝一丁抱住她的肩膀，晃动着，“急死我你抵命吗？”

叶冠芳“扑哧”一笑，又飞了一个媚眼：“你不是后悔来我这儿吗？”

“我后悔不早点来！”他的语调和他的表情一样真诚和

急切。

“人家说你政绩不显著，干工作一慢二看三通过。如今要的是开拓型干部。这么大一个市交给你不合适。”

蓝一丁嘿嘿一笑：“开拓型？什么标准？郊区几个县，出了那么多万元户，农民家里都铺上地毯了，不是我配备的干部去抓起来的？市委书记不是企业家，月月能见经济效益。我开拓干部，这不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开拓？”

“省里对市里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上不满意。”

“今年拿出三百五十万给中小学教师盖宿舍……。”

“是你给的吗？记不到你帐上的。下边是有反映，我们科委就有人嚷嚷。对了，兵兵从北京来信，说郑之中去了美国！”

“谁让他出去的？”他疑信参半。

“国家科委。”

“怎么不通过我们？”

“来不及了，国际化工学会的年会下月初在美国休斯顿召开，中国提交年会的论文有五篇，两篇是郑之中的，给的评价很高，兵兵来信说是‘极高’，也可能有点吹。反正邀请他去休斯顿。正好郑之中去北京出差，国家科委就让他留在那儿作出国准备。现在恐怕已经走了。”

说着，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封信和一个外观精致的锦盒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蓝一丁指着锦盒问。

“和信一起捎回来的，你打开看看。”

蓝一丁打开盒子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一根大约半尺长的金棒，光灼灼耀人眼花。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不是说北京捎回来的吗！”

“金的？”

“我看不见得，金子份量还要重。兵兵信上也说是铜的。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

“郑之中的奖品。”

“他不是刚去美国吗？”

“上届年会在荷兰鹿特丹开的，郑之中有一篇论文带到会上，人家给他把奖品带回来了，一直放在北京，这次才给他。”

蓝一丁取出铜棒，掂了掂，确乎不象是金的。铜棒两侧还刻着洋文，蓝一丁看不懂，但能猜得出，大概是奖给某某的意思。

“兵兵信上说，铜棒是最高奖，下来还有铜球和铜牌。上届年会上对郑之中论文的评价就很高；这次邀请他去美国，一个人就宣读两篇论文，还不知要奖给他什么呢。老外那么抬举他，回来身价就不一样了，这对你可是不大吉利呀，特别是眼下这关键时刻！不是有人说你蓝一丁压制郑之中吗，嚷嚷到省委去，会是什么影响？”

蓝一丁头顶上仿佛升起了几架直升飞机，脑袋里一片嗡嗡了。这女人说得极有道理。他的船碰上大风浪了。肩上的纤绳吃得住这风浪吗？也许应该就近找个地方停靠。

蓝一丁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。

“你要走吗？”叶冠芳一把拉住他的后襟。

“你放开，小叶！”他掰开她的手，“我，我改日再

来。”

这是什么时候，他还能受柔情羁绊？

“我毕竟不是个意志薄弱者。”在下楼的时候，他想。

他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认真地想一想。这郑之中半腰里杀来，实在可恼而又可恨。连洋人也在跟他作对吗？为什么偏偏下月初开什么年会，又偏偏看上了这个郑之中？

第 二 章

1

传达室的老王，见书记夤夜还来机关办公，十分感动，打了两瓶开水，让书记酩酊地沏茶喝。临走又问：

“要打电话叫周秘书吗？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蓝一丁连连摇手，“老王，你早点歇着就是了，上了岁数，觉还是不能少睡的。”

老王唯唯。正要出门，听见书记又在说：

“我用不着两瓶水，这一瓶你拿去，睡前烫烫脚，睡起来踏实。”

老王当然不会拿这瓶水，但蓝一丁常常在这类小事上显出对下属的关心。恩威并施，这是当官的诀窍，他一向是身体力行，在市委大院里，由此博得好名声。

只开一盏台灯，而且把亮度调到最低档。电风扇能变速，台灯也能变亮度，万物之灵的人反倒是一种方法，一种性格，一副脸谱，这能行吗？发展中的事物都是多层次多变化的，这才是辩证法。他觉得自己一向信仰马列，从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僵化。

屋子很宽大，办公桌对面是一圈沙发，捷克式，下边带轱辘的，年初更新的设备，有点现代化味道。环境和陈设能造成一种气氛，气氛能造成一种心理影响：一进屋子，就能感觉到主人的爱好、主张甚至观点。蓝一丁深谙此道，两年前提他就开始穿西装了。

微弱的灯光，复盖面仅仅是他的办公桌，稍远一点就显得朦胧。没人来打扰他。这环境和气氛很适合思索问题。

上衣口袋里沉甸甸的，是那个锦盒，他让叶冠芳交给他保存，是为了不叫别人看到这东西。他打开盒子，又一次取出那根铜棒，在手里掂着，看着。到底是金还是铜？是金是铜与他无干，是人家的东西。但它分明又与他关系甚大。这次郑之中从美国又会带回什么来呢？

脑子里仍然有直升飞机在嗡嗡响着，至少还有两架。赶不走这声音，很难进入思考。忽然想煮杯咖啡来吃，那东西既能提神又能健胃。古巴咖啡，一位下属出国带回来的。于是把电热杯插上。

蓝一丁把那种自我感觉一贯良好的人视之为愚蠢的家伙。他每跨出一步都有如履薄冰之感。不瞻前顾后行吗。生活难道是富强粉、奶油加上白糖做成的甜点心？如果说生活可以比作点心，那原料至少有上百种，包括朝天辣椒和地道的黄连。爱吃甜腻腻酥皮点心的人，去吃真正的生活点心，不辣出眼泪苦得倒胃就算便宜了你。即使象他这样的“智者”，千虑中也不是“一失”而是“多失”。他承认自己干过的蠢事不是一件两件，比如在对待郑之中的问题上……

一九七八年秋天，他进入了市委大院，从市属一个县的

县委书记变成市委副秘书长，终于进入了偌大一个市的权力中心。掩映在高大的阔叶杨林中的常委楼，总使他产生一种神秘感。明确无误的是，这幢白色二层小楼中，有一间办公室是属于他的。皮转椅虽然不新，但弹性很好，松软适度。宽大的办公桌上，和桌面尺寸相同的玻璃板底下，压着《市委工作人员守则》和常用电话号码表。茶几和两只单人沙发款式都不算新，自然不如他当县委书记时办公室里摆的那一套，却也朴素大方，是正经厂家的出品；不象如今有些沙发，款式时髦，外观华丽，里边包的弹簧却常常是从个体商贩那里趸来的，坐不了多久，弹簧便会叫喊，以后便纷纷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去戳人的屁股。蓝一丁很满意屋里的陈设，朴素、大方、坚实、洁静，应该是这个城市党的首脑机关的作风和氛围。还有墙上那张足有四平方米大小的全市行政区域图，时刻提醒人们这个首脑机关的权力范围。他当县委书记时，办公室里那张全县行政区划图，不仅尺寸比这张要小，象征的权力也要小得多。自从在这间屋里开始办公以来，稍有闲暇，他便会仰靠在转椅上，静静地盯着这张图，面带微笑地进入遐想。有时干脆走到图前，反背着手，从市区看到郊区的几个县，又从郊区的几个县看到市区，有时会在一个地方盯上好几分钟，仿佛在欣赏一幅名画的细部。窗外，秋风已经把阔叶杨的叶子染成了赭黄色，有的叶子已经蝉零飘落。蓝一丁心里却没有任何萧瑟之感，自己的生命正处于上升时期。他的自我感觉确实不错。

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虽然短暂，却使他干了一件蠢事，现在想来实在找不出理由来原谅自己。

那次他整理了第五十三次常委会议纪要，打印前拿去请

市委书记齐振岳过目。老齐去机要室接一个长途，叫他稍等一下。

老齐的办公室是一大一小的套间，大间里摆着一圈沙发，中间那块织着吉祥如意图案的地毯，看来很有些年头了。鞋底不仅磨去了线色的鲜艳，也磨去了图案的一部分，踩上去已没有松软之感。蓝一丁盯着地毯陷入遐想：这间屋子里发生过什么？这里曾经作出过什么重大决策？决定过哪些人的命运？既然这间屋子又兼常委会议室，毫无疑问，自己的任命也是在这里决定的。靠窗正中的那只单人沙发，肯定是齐振岳的专用座位，历任第一把手开会时大概都坐在那里的，两旁当然是市长和另一位管政工的副书记（当然是第三把手无疑）。他已经列席过两次常委会，坐在角落里那张软椅上作记录。不坐沙发坐软椅，这在他已经很满足了。已经进入这栋楼里，又能够和这些能左右全市工作，甚至能左右许多人命运的人物，一起进入象征全市权力中心的这间屋子，这在若干年前是无法想象的。他用巨大的自制力来平息自己的兴奋和激动，脸上始终漾着谦恭、平静和完全适合自己身份的笑容。他从不随便和常委们说话，甚至坐在软椅里的姿势都是十分合乎分寸的：能劈叉双腿仰在靠背上吗？能大咧咧地把两臂搁在扶手上吗？他应该目不斜视，应该竭力在常委们的心目中不显出自己的存在——为此他把软椅向墙角后移了一尺光景。他的任务是作会议记录，但他给自己下达的任务却比这要艰巨得多。他要借此来了解并熟悉每个常委的思想性格，能力水平，更主要的是要弄清他们彼此的关系，特别是和第一把手的关系。在讨论人事之类的问题时，最容易显示出这种关系了。关键时刻的一个耳语，一个眼